

涇

林

雜

記

涇林雜紀卷上

東吳同鄉周復俊著

唐呂才駁星命云同年同月而貴賤懸殊共命
共胎而夭壽頓異此確論也以予聞見若江西
張都御史敷華與兄同時生山東臧都御史鳳
與兄叅議龍三河布政王君楊與兄尚寶司丞
楠皆同時生然張擢中丞而其兄流落不偶家
業俱廢臧登甲科晉都憲而龍僅以舉人累官
叅議壽亦不永王君先舉進士十餘年兄楠始

登甲榜官禁近其他共命共胎而貴賤壽夭殊
科者縷縷不可勝紀嘗執是以扣諸星家皆不
得其對曾不思吾人之生地有彼此稟有厚薄
祖宗之積善積惡冰炭分形已身之作聖作狂
臬鸞判質乃欲持一定不易之說概萬有不齊
之人宜其不能通也

滇南黔國沐公堂前有栝一株長幹數陰盈匝
一畝而歲久不實滇中凡民間植栝成林有例
輸錢縣官沐公王國英指樹曰汝以不輸稅于

公故久不實邪即命廉者報之官是歲枯乃實
夫皇家尺地一民莫非其有則亦無一物而非
其有者也以上公之貴而不能私一枯則公家
之物其不可私亦明矣今之吏而漁者動輒金
帛千萬其為枯多矣安得不賈禍哉

天下水皆東流惟昆明水西入金沙江以達于
三峽其水倒流故曰滇

南宮富民於野外築室一區頗壯麗移入居之
輒有鬼物夜出畏而遷出偶有他邑流民夫婦

挽一小車其境暮無所歸遂宿于室是夜其妻就藤攀柱鐵錄生一男遂命名曰張攀錄夜二鼓有鬼物百數踊躍而至其夫素有膽氣持挺逐之群鬼倉皇趨後房竄入地中已去復來如是者數四其人默記其竄入之處旦持鋪掘之悉黃白物也上皆有張攀錄字於是夫婦托疾臥室中踰月潛出告主人曰吾邑有大姓將買是室可否唯命主人深幸粥之不早張遂以所得之金售而居焉攀錄迄今為富室南宮

尹年文為予說

冢宰馬公文昇筮仕時嘗道經一縣縣有公署
夙以恠聞吏白公不聽夜疑坐于堂唯一青衣
佐酒待之至夜分有長身黑衣男子抱琵琶而
入曰聞公於此飲酒請鼓樂以佐歡公淳白自
如凝然不動每異衣奏樂一終公輒命青衣舉
一大觥飲之酒十數行黑衣者漸醉其軀亦漸
縮而短俄倒于地舉燭視之乃一狐也公徐命
縛置于篋鑄而封之比曉聞篋中有聲曰吾晚

侍公初無害公意况公他日前程遠大然至某
年亦有淪黜之患不敢不先告公素仁者胡不
惜一駁之命耶公遂釋之後公出入履歷一如
孤言而縣署之恠亦息

程津文安縣人也先時津同盜宋子良於大城
縣韓村劫殺賈彪後子良被獲指津津不承巡
按馮君璋命文安簿荆廷解鞠其事津堅辨不
輸服偶廷解以公幹至韓村忽飛蓬一株豎立
馬首行逆數次廷解異之即集保長咨訪有裴

經者言此地三四年前有軸北村民賈彪被殺
今尚未白廷解心疑之即携蓬歸送城隍廟祈
夕冥禱後列程津宋子良於庭高聲揚問曰蓬
乎若有冤即望讐人行動蓬忽自立行詣津前
二次津遂欵服不俟刑戊申三月八日子同巡
按張君洽論囚目擊其事亦異矣

震澤長語中載木稼云成化末余在京師親見
之似烟非烟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尋丈不辨艸
樹玲瓏若蒙帷蓋少壯鬚髮盡成老翁丁未歲

予巡霸上仲冬廿八日晨興謁過客途中冉冉
烟霧蒙籠斯須飄拂裾袂須眉俱皤回至署中
則庭樹絡結曳玉垂珠一如震澤公所見時有
坤宮薨逝之報尚未成服又值有此不知何祥
越明年大學士夏言得罪僇于市

丁未秋予至京師偶覩二事頗異其一周序者
不逞人也藁城張千戶某與予同年尹子莘家
世仇序道出藁城解后千戶序曰若與我千金
請必寘尹于死張詢其故序曰若知楊壽乎以

言事繫詔獄今構尹與楊交通怨誹之辭達于
上則二人必死而君之仇報矣張欣然從之至
京序自製衣尹楊怨望詩詞往來翰札刻成集潛
結校尉周某夜飲其室期旦日令周校尉擊登
聞鼓飛進闌夜霑醉燈炧委於謗書校尉廬舍
延燒皆盡張千戶賂序金一篋亦為街卒持去
序狂謀既無以施遂往謁陸錦衣訴告街卒求
覓金篋陸曰吾素聞爾名爾乃今自至邪執付
衛獄并逐京師潛住奸宄輦轂肅戢其一戶部

尚書王公杲素持清譽金穀不緇其心兩淮鹽
運司遣官黃正夫解銀參拾餘萬兩戶部郎中
余繼善不即關收人言沸湧給事中馬錫奏前
銀襍和鉛鐵尚書王杲受托不行舉正 上震
怒繫公詔獄戶科給事中勵汝進五人疏解之
上怒杖于午門并及提督太倉尚書王公晞下
鎮撫司具獄聞 御筆批杲重刑時 上方詣
齋殿行香侍香擊鍾而紐斷鍾裂宸衷頓寤追
還詔旨杲改謫戍晞為民勵汝進各降遠方雜

職云予惟下民為惡於幽閒之中自以上玄濛
漠若罔聞知而不知神示其靈燭若有燭其於
為善者亦然夫以揚爵之忠華夷共觀尹子年
少家居祇因閭里忿爭初無他端而周序乃肆
其凶狡中傷善類脫燈燼不飛謗書上達二君
其能免乎杲旨意已行倘非追蠶之變則焉且
不測蓋天既不欲汙穢善士又欲彰吾皇不
殺之仁故應報神速如此

虜酋也先奉

天順皇帝鑾輿至大同城是時撫巡鎮守諸臣
皆閉匿不出獨知府律公某縋城出見抱持大
哭也先義之比反正首擢律公為工部侍郎且
命其子聯姻王室律關中人也於疊川憲副說
武宗初年李西涯東陽秉政適流賊劫掠北直
隸河南山東其勢猖獗李空同夢陽上疏蔽罪
於西涯西涯執疏泣曰東陽燮理無狀罪誠有
之若以此曹橫行皆東陽之過則有所不甘耳
竟不以空同為罪也

湖廣攸縣解元羅星與張龍湖閣老治同舉于
鄉嘉靖庚辰龍湖會試第一羅下第授徒於京
師隆福寺龍湖死入翰林時時袖古文就羅若
請教羅便以文示之曰是點竄龍湖欣然從之無忤
色

張蘿峰字敬卒於家霍兀厓韜為南京禮書呂
涇野柁為禮侍兀厓囑涇野綴文祭之涇野不
應兀厓乃手書張公十善以授之涇野復言云
不聞十善但知百惡卒不肯作兀厓大怒至携

涇野書於部中有欲上聞 當守之語涇野徐

曰此事任公柙亦嘗於午門前杖過

已上三事
李鹿泉

霍元厓博學高才性頗偏僻嘗見其疏乞一事

似亦以天下為心者大畧以蘇松賦稅太重民

不能堪廣東太輕民甚康樂天下之民皆 朝

廷赤子乞量減蘇松賦稅以蘇廣東庶彼此適

均民不告病疏雖不果見亦佳矣

武功伯徐公有貞成未昌與張某善武功欲為

一葬地期二日至山林相之武功已先至

連日中張猶不來徐公怒欲還久之張至公責
之張曰吾已早行遇有人刈我田穀弗欲其見
迂道避之故來遲耳公曰若此念即是善地遂
為相視定之張沒葬焉戶部侍郎南園公即張
之孫也嗣後簪纓不絕

永昌楊生元言動不苟以貢入京滇人行遠者
必持珉石取其輕簡且獲厚直元以五十金易
珉石持之至京即鬻焉賈許酬百金元曰足矣
賈意其嫌少也增百金元又曰足矣賈謂其意

猶慊也復增百金元受之召諸鄉人謂曰吾始以五十金易之而售得百金自以為足今賈乃與吾三百金非吾本心也遂析與鄉人為舍館川途之費後為校官乞歸永昌窘不能自存時中官與叅將沐君崧開鎮騰越雅重元名時以金繒牢醴餽之輒辭不受兩鎮瞰其亡直入其室以三十金繫于床第而去元歸覺之仍復送還其介如此尤精數學藉以為養若蜀嚴云滇中氣候比吳中率先兩月洱海六月間木犀

花盛開乃若安寧季冬多善穎開歲食新粟川
州於仲冬初旬薦戎菽又不翅兩月已也葵花
諸品皆艷麗雖秋冬霜露結葉真葩不歇曲靖
迤東戎菽四時有之

龍女樹惟大理三塔寺中有之崇可四丈株幹
凋瘁向南一枝獨榮春初開白花如杯花委地
皆仰

牯牛加以羈勒參差附徐行於岡阪林箐間
宛若蝸牛之行垣壁也

滇中女婦良賤皆以玄帕封頤丈夫戴毡笠哨兵戴笠則以髮敷其上土舍未襲冠帶戴犏牛毛笠其毛下垂若流蘇然

賓川州西門外二里許有土城遺跡崇可一二尺相傳武侯擒孟獲駐兵之地土人採城中土用符水服之可以愈瘡

馬頭蛇項上有肉髻如鬣螫人至死不釋都閩劉君絲於樂甸親見之

蒙祀脆蛇見人其形寸寸自斷俟人去則形復

接不死也

安寧州南十里許溫泉噴薄香潔絕無硫氣中
有碧石如玉可愛予踞其上浴焉

太華寺山茶數株開時爛熳若錦霞誠奇觀也
不若華亭寺茶花尤為卓絕其樹三人環抱而
與殿齊乙卯春予與蔣環山同探賞之適值丹
英盛開約二萬餘朵徘徊其下至不忍去遂作
詩以紀其勝

大理點蒼山十九峰連亘山腰常有白雲東之

如帶絕頂高寒六月積雪不融其山面東洱水環抱長百二十里有漾池水自西北來合流燕北兩關北曰龍首南曰龍尾頗稱雄壯藉使此山正南莫服當與金陵杭州抗勢爭衡豈天造地設不欲遐方得水土之正歟然蒙氏段氏竊據相傳亦四百餘年矣

武侯渡瀾江平哀牢也於江干左右各立二鐵柱引筏渡兵當是時敵人對壘江水奮激不知武侯施何術而鐵柱於彼岸也亦神矣或云

元時以舟筏渡江事平則立柱繫絙以利涉嗣後惟存鐵柱而已哀牢恃此險以抗中國中國亦置之於度外不卜何代有人積思經歲冥與神符乃緣武侯鐵柱接木為樑專用鐵絙纏繞牽綴施板於梁架屋二十六楹於其上周以鐵絙維之下無砥柱創形勢於虛無長川橫亘望之若飛樓畫舫人騎經行微有動搖而鐵絙堅固恃以無恐自是哀牢始通於中國矣是梁神巧誠宇內之一見也縉紳大夫過此者以其似

虹也題曰霽虹云

滇中風氣大抵天晴微暄雨過即涼予備兵瀾
滄駐節洱海六月重衣夜寒挾纒不爾則疾生
焉與中土大不侔矣癸丑七月予按歷賓川公
署煩歎時時蔭息於竹間樹下比回至野豬舖
離賓川三十餘里涼氣襲人至洱海則重衣挾
纒猶前矣

近見大理府志凡山川草木之奇率歸功於佛
夫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川草木固不因佛而後

有也且考證失真冗穢妄誕遂以鷄足山某寺
為迦葉示寂之所某巖為三藏晒經之地傳會
光恠心亦邪矣假令葉迦果示寂於此寺三藏
晒經於此巖亦何益哉曾不思大理非西竺西
天竺乃今之西蕃烏思藏也由蜀雅州西行萬
里可至其國予往年待選京師解后一僧談雅
州入烏思藏道理甚詳蓋僧亦嘗一至其國者
滇中艷卉甚繁不可勝紀有水金鳳者碧葉丹
英生於山旁水溼葉似鷄冠花如鳳仙微風拂

之綽約可愛亦奇葩也

夫理四時多風龍尾關尤感此地山有穴風皆

自穴中出

是山僧搗紫蘇實為醬味甚芳烈

滇城士女好遊芳辰美景輒携壺觴簫鼓群聚
於水邊林下遨嬉竟日以至纓襟貫香英盤結
於首陸賈云南中士女以絲縷貫花統髻為飾
是也至今雲津橋下四時有賣花聲

黔國沐公英與穎川侯傅公友德削平南中沐

公因賜第於五華山前闢十餘楹後一石壁上
書四句今止傳其二曰一木人家水邊住曰五
子擎天碧玉柱沐公五子皆英豪分豈不投函至
今榮盛莫比事已先定或云此碑乃元臣郭守
敬所刻而瘞於此者

太華山寺有江山一覽軒軒據蒼巖高出林表
凭欄展眺凡滇省城闕昆明烟水漁舟商艇出
沒於濤沄葭菼之間舉在目睫真奇觀也升菴
楊公題其軒柱曰烟雨樓臺南朝四百八十寺

醉鄉風月東坡三萬六千場

孔雀翠毛金粉栖息花間文雅可愛予嘗畜其二於臺中日每察之雌遇其雄其容怛俯有唱隨之道焉然有甚美亦有甚惡性喜啖蛇至或與蛇交景東永昌山箐間此禽甚多凡雌伏卵不育雄怒以氣禁之雌亦甘心受制遂稿死于巢中一云雌竊與海鷗交既育卵于巢雄即以土封之迨雛脫殼雄于穴外望之若是已子即開封出之非是即禁之母子俱死于巢中

予巡歷遊西竟日山行深林廣谷絕不聞禽聲
嘗登鷄足峰林樹最稱繁密亦聞然絕響非若
江南春夏山林中百鳥之啁啾也虎狼屏跡熊
豹僅有之蛇虺亦不怕見臨安迤東則山隣貴
竹虎豹時聞警耳

弘治某年月日先君夜夢足菴黃公招飲酒所
投瓊先君出令曰投得偶者請客先君首得偶
六舉杯浮主足菴一投得偶五舉杯醉賓次賓
得四主得三賓得二主得么皆一投而得偶主

賓互酬甚歡足菴予妻之祖時雖締姻而公已下世先君覺甚異之方盥櫛間而公子伯仲偕至即備述夜夢投瓊始末二君起謝曰蚤來無他新構一齋已免李仁山書先父別號顧起元錄諸詩篇于齋中夫公與先父交好不揣欲丐公作足菴記以光楣間耳先君笑曰有是乎是日赴燕李顧二君先在坐謂先君曰今日之事公主之今日之席亦公主之請以夢中之令行可乎先君許諾一投得偶六衆已駭異繼轉李

若得五顧君得四伯子得三仲子得二皆一投
而得偶且次序不紊相顧失色咸曰此足菴有
意徵公之文故假夢以寄情且托瓊以神之耳
公之作其容已平于是真王舉爵無筭伯仲猶
以終投為請先君雖曰幾不可太泄幸不可屢
徵子之先公以足菴自隱安知不以義示人使
知凡事皆有定數而吾人當知止知足不可求
越其涯分乎遂不敢投而其事則備載于先君
所撰足菴記中斯亦竒矣

甌瓦覆屋中州縉紳家皆不敢而滇中庶民白
屋往往用焉傳言 高皇初定南中遣金陵江
浙民以實之民有不願行者 上曰吾與爾快
樂享樂故民間皆得用甌瓦順 帝則也抑荒
野遠而或記其禁與

雪山在麗江子登雞足山顛望之七月間群峰
皆皓首人云此山積雪四時不化

吾崑王某字仁功為諸生時薄遊金陵 三人
女頗艷夜往奔焉王君拒之再四再三皆不應

無幾其女出嫁王君於簾下謂之曰今日如何
女曰公是好人其孫 太子校書兼國子司業
同祖為予說

予祖 贈通奉大夫左布政使諱元學為人仁
厚長者嘗詣郡城舟艤於邑西門水滸道上見
一人藍縷而來祖遙識之曰此是某男子邪何
狼狽若此其人泣曰從賣田後展轉流離故至
此耳祖呼至舟中出白金一斤與之其人驚駭
祖曰若不聞吾一田三價買乎俟後推收前田

再當以此數贈若其人泣謝而去予少時即習
聞其事每遊宦四方輒對客揄揚之衆嘉歎以
為不可及近族人以祖手書租簿貺予者因
呼兒輩繙閱之則見其田三價者比比而是甚
至有一田四價者嗟乎吾祖樹德深遠如此凡
我後人盍本祖仁義以紹其休烈哉

歙人孫芹補縣學弟子綽有俊聲年十九遭虜
瘡瞽雙目廢業嘗從唐主事樞遊唐授以康節
數談未來多驗孫偶寓錢塘值歲大歉途有女

子年十七八插艸花于髮自鬻孫聞之問故女對父母伯姑皆亡炎暑將潰無計為此孫憐之即袖出白金一餅與之次日女率其舅踵門謝且妻身焉孫曰吾昨偶為之念不及此女泣告旦夕且饑死時米價騰踴孫又授粢二石女感益切不去隣舍陳生者桐廬人無子孫遂以情投之陳生即聘為妾次年孫偕鄉人具舟還歛道經桐廬某鎮即陳生之家在焉見孫挽留之出妾拜謝閱數日陳猶戀戀不舍同舟人弗能

後也先往馬適值蛟出山水暴至鄉人二三十
輩俱溺死孫以不往獨存豈陰德及人天相之
邪

王君安道諱履遊華山舍逆旅主媪子年二十
夜腹痛甚亟安道診視之云不可治媪曰前村
老父善醫吾當求之良久一夫負老父至雪髮
被肩安道暎戶窺之老父診視既洽顧媪曰無
傷袖出匕劑湯調飲之斯須痛定安道乃出拜
曰履吳人家素通醫頃視男子形脉俱見死證

不可為今廼療之蒙所亦解老父笑曰
甚故脉亂然某部主脉平面上某部氣衰絕
故及今治之可生若遲則無及耳安道心服旦
詣其廬請師事焉盡傳老父之秘嗣後脉理彌
精聲溢朝野

商城王君浙備兵威茂嘗為予言其父年四十
尚未有子有日者游洛中術甚神嘗談以後事
日者布筭已謂父曰汝至某年月日當生子且
貴時其母未妊也父曰何言之易日者曰汝不

信吾言邪吾已知汝子至某年中舉某科舉進士至期當驗且云汝壽止六十四此時正及見汝子登第也後果至某年月日生子即浙鄉舉登第皆符曩言之言釋褐留都戶部郎甫一考而父壽將六十四心獨憂之時時遣价抵家候問而父康寧如昔猶竊疑焉乃以三載考績乘便還家見其父飲食強健不少衰一日忽謂浙曰前月之夜夢一青衣童子自空而下謂我平日立心不欺鄉曲肆侮隱忍不校上帝遣

一紀童子臨行再三囑勿茹葷言畢升空而去所云一紀何也浙起拜曰兒以終年日者之言一一皆驗大人年已及者心實憂懼今乃有是夢豈大人平時積善之報邪其云一紀者二年也嗣後父為善益力持律甚嚴此人食肉乃其怕性父既老漸忘童子之戒稍廢葷食年以七十三而終古云人壽可延有由然矣

吾崑太醫院判盧君宗尹與邑丞陸某俱與夫生歲月日時無爽正德辛巳盧君以武宗

漸主療治弗痊例下獄旋即赦病是歲陸以私
鑄錢被理竟斃獄中蓋盧君精通鑿術陰德在
人而陸則自作孽不可道是知降年雖繫于天
而永命則存乎人通乎此者可以至矣命矣今星
家者流學謝巫咸藝慚詹尹而徒區區於生尅
疆度之間以齊人禍福吾未見其中也盧君至
嘉靖丁未令終享年八十有四

嘉靖乙卯丙辰陝郊地震經年不息茲其丁巳
寺民居猶編蒲織書為蓋不收

士女輒釋業奔走朝夕惶焉莫知駐卓之
誠窮古未聞之大變也憶嘉靖某年陝西斷
嶺山崩一分而南一分而西各行數里亦異矣
因此視今直貌焉耳予聞邸報見西方郡縣無
不具列其崩移震壓之狀渭南華州為尤甚然
亦祇聞其槩爾茲臨蜀川日與靳兩城張復蒼
二叅藩遊張同州人靳則視學于其土乃獲知
其詳方其勢之突至也山或縮而入丘或引而
高城翻如側掌地行若轉輪或東廣為狹或曳

短使長變觀不一非止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而
已山澤迷其昔觀塗術易其舊貫地坼二三十
丈黑水奔出崇與山齊所幸湍消耳然廬館傾
壓棟宇縱橫人民覆亡骸骼枕藉甚者陷入坎
淵舉家不見踪跡縉紳之流咸罹其酷姑摘其
尤如韓公苑洛楊公南澗馬公溪田王公槐野
皆海內英豪橫逢毒慘而韓公遺體竟無聞焉
粗舉覆壓之人亡慮百萬而弱子嫠婦行旅羈
客不知名籍者其麗莫測矣

成都萬里橋東有漢祠祀先主孔明義也亦禮也宋景濂氏任胡元為翰林編脩後遇 皇祖命優渥然皇祖嘗曰宋濂一文士耳則宸衷亦未始不深知之也其子慎獲罪孫遜謫戍于蜀 命濂隨行至夔府一寺夜與枯禪深坐微問曰濂生平謹言慎行毋敢自欺今子孫係辱萬里流離不知何業以召之禪曰公位前朝何官濂曰編脩禪默然不語濂甚愧是夕遂經死至正德間蜀府中官有宋姓者妄稱景濂之後

乃於東郊盧墓並隴招魂墓之層簷邃閣金碧輝煌與漢祠東西對峙吁景濂其幸已哉

臨江敖公英為予言景濂將至夔府晚投村店寓宿主人方炊黍堂上遽撤去且戒其家曰遠方行客宜謹備之濂僕不平曰吾主中朝大官爾何食也而避客之深邪主人曰君子防未然濂深用憤惋次日又聞禪語遂自經

具區之浸大魚出焉每夏秋之交輒乘風雨道吳淞江以入海往往為敵人所得食之其方

君宅近吳淞每歲速城中姻友張樂以爲
以矢魚焉嘉靖某年循故事速客惟三人
乃曰今日得魚以次奉客客以齒叙三人
駕周君最長僉憲周君次之顧文康公時以諭
德請告家居年又次之飲數行舉網屢空惟見
江流滔滔東逝而已忽報得魚重十三斤別駕
主之頃又報得魚重十八斤僉憲主之酒又數
行榜人譁曰一巨魚騰波而來第未知入網否
耳既而盤網跳躍震掉久乃獲之重三十六斤

文康莞爾受焉夫鄴鄙以齒 朝廷以爵魚亦
叙爵邪其有數邪抑江神魚媵聊偶爾戲之也
關中地變 天子軫念元元爰 命戶部侍郎
鄒守愚奉璽書玉帛往望華山洎西方之神兼
發內帑白金三萬餘兩為扶危拯亟之用此
聖皇之仁愛也鄒一入陝郊即詫于衆曰此地
山川不改觀士民不易色何變故足言何危亡
可濟也比有事于華山群公在列忽狂焱噫氣
濟炬俱滅笙鏞咽響牲體掀擲二十步外駿奔

之人咸錯愕罔措鄒入夜遽趨歸太原對辭工
猶以地方殊無災變為言居一日神思惛恍是
夜遂隕于行臺或曰神殛之也鄒為國大臣奉
命而往乃不能恭承德意祇若天變其罪可勝
誅哉

滇中雪柳高可四五丈莖葉枝幹皆若柳其花
似繡球望之皓然如雪

黔國園中有赤木一株孤挺枝幹朥理皆赤黔
國云先公自夷方移植于此蓋是木得南方之

正色者

少師華亭徐公七歲時隨父宦遊宣平遘疾鄰
死父母哀憐命一隸携出埋之是夕隸偶飲大
醉置公于重籠上旦起欲埋之則公已復活蓋
其先時抱疾疾得煖氣而後蘇也後公弱冠進
士及第為翰林編脩以言事謫官擢浙江提學
意欲拔士至宣平召隸特設四拜厚贈以金帛
少刻之 鄞縣丞先是 其子歲中
第一 三入 承 氣

循當有有中探花者至嘉靖癸未少師廷試第一甲第三名果符其言

太常卿矯亭方公諱鵬遊郎署時夢至一所院宇靚深中有亭臺池水環碧時月色方午寒氣襲人俄登一堂見東廊下有裊褥一具守者曰此文徵明鋪陳也後公累官山西提學副使改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脩撰而衡山文公以貢至京師授翰林待詔與矯亭同登玉堂信乎數之默定也

毛文簡公澄幼時父母議婚于某氏媒妁報命已如約矣至日納采其家忽大怒將牲禮蹴出媒妁奔回父母甚不樂是夕母夢人告曰昨所議某氏非爾子配故不諧耳城中某巷徐氏乃爾子之妻狀元夫人也寤對其夫言之恚弗應謂曰媒妁不期而至母潛以某巷徐氏訶之媒應聲曰有之其女年若干矣遂訂約焉後公狀元及第累躋穹秩徐氏封一品夫人

毛文簡公清癯士立績學待時年踰三十將上

春官辭邑令揚公子器揚公夙抱知人之鑑者不知何故漫問公曰子亦上春官乎公徐應曰然揚公遽指堂上垂簾屬公對曰菱花竹籟上明下暗鐵鈎鈎公即不思而對曰柳葉板箱外黑裡紅銅鎖鎖揚公始大異之明年弘治癸丑公舉進士第一

元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趙孟頫曰夢炎為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

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
狀元仕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時夢炎惟
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
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君
子曰孟頫是詩既以飾夢炎之非亦將以蓋已
任元之罪愚亦曰不知宋景濂輩濡筆脩文至
此亦動心否乎

予性愛長松每於巖阿脩坂檻外窓前見之輒

神與之冥行則傳真止則下得不忍別之至也
梅枝橫斜而映葩竹翠扶疎而照色微月并影
清風沉濤此尤其可戀者雖自知其微亦不忍
療之矣嘗於崑岡碧玉泉上植松數百本左右
徧植梅竹友之今已漸成林蔚兒輩亦於所居
宅後栽松竹梅交映每登樓俯檻頓忘寢食
行役四方臨眺山水輒憶臺池間物未嘗不緬
然長懷是公耳

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

太盜也學于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于
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于鄉曲學
于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學于禽滑此六
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
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
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董仲舒賭重幣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由是
山海經故也

史記正義云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

山上有巫咸冢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
為帝堯之鑿此又一巫咸也

素問云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思於鍼石
者不可與言至巧註云志意邪則好祈禱皆至
言也

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
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鵲蚌相持漁人得利犬兔俱罷田父擅功可稱
切對

嘉靖乙未予奉使南滇與楊太史用脩會于仙
村偶談及世說新語阿堵事諸說未定予曰傳
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中也楊公深以為
然

晉人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玩其語意當是稱
美之辭寧馨如言佳也今諸說紛紛不一有解
作若何者恐非

王逸沙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二月
餘則以政字代之可謂孝矣然其所名諸子曰

徽之獻之操之若兄弟然豈在己則欲其諱之
而在子則不欲其諱邪且徽之子名直之三世
同用之字何也

宋世稱三公為公相蔡京以太師為公相子攸
自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
相公嘗父子侍宴徽宗曰相公公相子京對云
人主主人翁及觀蔡京太清樓記保和延福二
記其一時遭際之盛前古無匹然父子奸邪欺
君誤國萬世而下豈能追斧鉞之誅哉

獬豸有定音無定字曰解廌曰解廌曰解廌曰
獬豸是也琵琶有定字無定音琵琶字一音平聲
一音仄聲是也

鄮有二音一才何切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也
一則盱切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

王逸少不願仕宦自誓于父母墓道清獻不能
制欲懸父母像于帳中黃魯直于泗州僧伽寺
矢不御酒肉後飲食如常君子咸有譏焉

竹也非草非木而列于草木魚也非禽非獸

或以漢高竹皮之冠文帝弋絺之衣咎其因陋
就簡而廢禮夫漢代禮樂所以不能肩三代之
盛者要自其本之失言而初無與于冠斯冠衣
斯衣也賈生易服色之請繹其意固自有在亦
不偏指衣冠而發也夫節儉美德人主能行之
及其初服而不忘其舊可以為後世子孫之法
矣竹皮之冠微賤服之弋絺之衣深宮被之心
之所思身之所安也何病于禮乎

公劉之詩公劉之宗法之始也其軍三軍
軍制之始也魯國為禮徵法之始也此可見三
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出困學
紀聞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在吳地久矣
第吳中川澤之流派既繁故三江之名跡難定
近升菴乃移三江併入巴蜀余笑而書之曰揚
子其橫哉硬把三江水移入西川矣旁一友
曰此事多半不成

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此二句實一時事無待
辨也楊子亦以禹穴在蜀若果然不應太史公
方登會稽而遂幡然命駕萬里入蜀以探無繆
急之禹穴也且引雲土夢作又蔡蒙旅平為比
是又不然夫以雲土夢作又五字而括雲夢相
之二字以蔡蒙旅平四字而括蔡蒙相去之
餘字此其所以為越古今而此曰登
曰探要涉之字亦宜以雲土夢蔡蒙書地一定之
法例既視之也又云巡撫劉公掘地得禹穴石

刻劉公巡撫予時寓蜀數見其舉動顛倒心神恍惚此必其下捏為之以欺劉公耳未久劉卒于位

太白隴西人流寓而生于蜀比壯即下巴峽遨遊四方其止荆湘以婚許氏也繼托跡齊魯淹延歲時故子美詩曰汝與山東李白好以白在山東遂及之也而白亦有貽其子伯禽在魯詩既而遊吳適越旅食匡廬後有詩憶之曰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誌不忘也白嘗有詩云吾

將此地巢雲松槩可想矣乃若秋浦敬亭采石
諸類尤其所會心而欲終焉者余竊謂太白青
山白雲之外冥心不羈士也浮家汎宅遇景即
安齋侶鳴鶴儔論心斯合所詣不以家累自隨釋
落塵紛寄標霞外觀夫一觴一咏興存山水恒
紆用世之懷雖淪放疎遠啓自力士之讒玉環
之釁玄宗嘗曰白負竇相則太白之不獲乎上
遇時而蜚不可謂非命也世有高人曠士抱不
世之才而淪棄不偶如太白者多矣豈獨為一

長庚惜哉

昔者嘗惟昌黎歸子列孟子與揚雄同科未嘗
不悲之曰斯言出而天下無公評矣曾鞏乃曰
自周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孔子而能純于
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則自周以來學術
之純者惟雄一人矣又何其談之易而心術之
偏邪也于時學者皆尊尚安石故不覺其言之
失如此若曰由周而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孔
子而庶幾于道德之純者董仲舒而已耳其庶

乎

國初吏部尚書張公統死節事余往在滇南時
書志皆云統不食而死今吾學編云統自經于
吏部後堂異乎吾所聞矣及觀野史彙又云統
建文時為雲南布政使永樂初召回與妻孥行
至鍾山山下有龍潭公沐浴冠服慟哭再拜自
投于潭其妻二妻四子并家僮隸卒各二人皆
慷慨赴潭死此說疑誤公之召為冢宰乃高
皇帝臨御之時非永樂初也

劉公伯溫將終遺令焚屍揚灰勿葬後其子以
公平時所習兵書上 高皇大喜且欲命瑩葬
其子以既焚對 上不信嗟乎 上之待伯溫
至矣乃既死而猶疑 上之深邪想留侯于漢
高無此嫌也

景帝未崩時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
有長史伍姓者止之宜待金牌敕書來然後行
去晚也後 英廟復辟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
世子具言之 英廟悅召長史賜襲衣金帶

說于少保被執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
辨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檢各王府符具在獨
無襄王府者因詢一老內官云符當在 張老
娘娘處比時 宣廟賓天 老娘娘取金符召
襄玉以三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煖閣
中某處因檢得之觀此則襄世子之召駕帖已
行而金符猶未下歟

景泰時于肅愍以少保兼大司馬總制中外軍
馬位重權尊專擅無憚威勢薰灼其弟某竊憂

之趨至京勸之早歸公笑而不答弟懇之至再
公終不允弟歸告家廟畢密擇地遷祖考以下
棺槨潛葬之且告縣與兄割籍人或詢其故弟
曰吾兄事勢已迫不久必有發塚滅族之禍吾
不忍見也 英廟復辟罪公誅之并逮其家不
弟竟獲免焉弟亦智士哉 出野史彙

景泰三年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

朝 太上皇于南宮仍乞令群臣于時節亦得
朝見以慰 太上之心及皇姪猶子宜令親近

儒臣誦讀詩書以係人心以回天意留中不出
越明年莊以母喪赴京關領勘合于西角門朝
見時 上怒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建言復
正東宮方行逮責而蒞適至遂并逮蒞與同綸
各杖一百同遂死杖下 英廟復位陞綸禮部
侍郎同追贈大理寺丞蒞亦累陞刑部侍郎
太上皇居南宮幽閉如狴牢至穴墻以通飲食
一時用事諸大臣倡為與子之說千戶龔遂榮
者獨草疏請還政于 睿皇疏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榮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
孿不能行者數年 睿皇復辟始授指揮僉事

錢塘田汝成氏論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愍
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云
景皇帝太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
是殆為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肅愍豈其
情邪所見或有一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
仍以為功肅愍不為開陳大體何也余謂田氏
斯言其所以責于公盖有微意焉然建儲大事

諸臣不諫又從而助成之者衆矣今責不及他人而獨責公者何公當國者也

萬曆二年三月十八日是夕大風異常蘭溪居民無損獨徐氏居橫山下者宗族頗繁約三十餘家其家皆高簷複壁巨柱橫梁極為壯固每階石一方非十人不可舉重矣是夕大風并其家男婦一百六七十人皆擲去迄今人物俱泯杳無踪跡惟樟木一擲于九十里外徐氏尚有十五家片瓦一木無恙豈所存者果皆良善歟

江西寧州黃龍山上有葛仙翁壇壇生細竹長
僅尺許每生一莖約離一尺枝枝下垂每風動
壇上浮埃落葉掃之畧盡人目為掃壇竹且每
春竹萌新挺離離踈立而亦不覺其繁若移植
他所則不活也柴南阜為予說

國年孫用晦諱哲嘗言其鄉人多小法每早驅
牛羊至郊野牧放輒周圍禹步禁之牛羊終日
在園中水草不敢逸出虎豹亦不能入為害至
晚復禹步開圍引牛羊以歸此其常也又有丐

者及門求飯人知其有法即以飯與之吝者
者丐者輒暗收其火以去火遂不舉必後丐者
過門苦求之方能舉火用晦山西石州人

霍州學正曹端字正夫河南滎池人篤尚理學
躬行實踐著述甚富父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
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其言曰佛氏以
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為道
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言甚精核事父母孝居
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渝既葬廬墓

六年不用浮屠巫覡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
從其教不言而化後調蒲州霍庠弟子上章願
留之蒲庠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竟終于
霍郡人皆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焉德化感人
之深也學者稱月川先生余謂曹先生根之以
實學蹈之以實行一言一動不務空言其視世
人喋喋于虛玄之說自以為見高一世鼓舞後
學而其心術之微乃沉溺于功利奄然自以為
舉世莫予知而踪跡數露至跡而不容掩焉其

于尚先生賢不肖何如也諺者謂尚先生

在吳康齋之右今理學錄乃錄康齋而遺

生豈微其為校官邪余以李商陽聽一石亨猶

庶幾召與弼三楊在當時亦不舉月川抑又何

也然大司馬彭公濬稱月川為本朝理學之

宗師舉從祀孔子廟庭嘗致書河南李巡撫曰

我朝一代文明之盛道學之傳斷自月川曾

先生始自彭公之言出而公論始定秉彝好德

人心所同後必有興起而舉行之者余尤惜先

生生平著述之多尚未行于世也

崑山王公英為人仁厚長者由進士為監察御史高皇帝知其德大書殿柱曰敦厚王英擢陝西按察使時陝郊歲饑廷臣以為言帝曰英在被朕必無西顧憂已而公賑恤有方民藉全活嘗一日便服入吳閭門穿靴門卒拘之公乃命僕取舟中冠裳至卒皇遽請罪公曰不冠服穿靴吾礙時禁爾何罪焉又行委巷中有負鹽者墮者橫擔于道公廻旋避之失足墮水負鹽者

懼遺擔而逸公遣人追及慰而遣之其不校皆
此類也姑蘇七邑風俗淳厚當以吾崑為最觀
王公之與物無忤與葉文莊之官列貴顯猶恂
恂謙抑槩可見矣

石勒愛子斌暴病死勒以告佛圖澄澄取楊枝
沾水洒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
勒子石邃有子病太醫藥不效外國道士言能
療之澄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
余以澄能起斌之死而不能拯邃子之病豈澄

之術神于彼而不神于此邪或曰是不然邃有
反意常欲害澄故澄不救邃之子此說非也夫
平等佛之持心也見苦則救其教也今見苦不
救乖其教矣平等之心固如是乎澄知斌之可
以無死故少試幻術以起之至于其他則不能
也不然何自啓瑩域于鄴宮紫陌還寺獨語曰
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
月乎自答不得而遂卒于鄴宮寺乎

昔者嘗恠鳩摩羅什對衆謂姚興曰有二小兒

登吾肩欲墮湏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又遺伎女十人復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皆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今謂此是西竺之幻術今之幻人術小小耳猶有不足嚙火况食針乎第諸愚僧尚未諳此故為所欺耳

河南密縣東十里有白松肌理如雪人取之則

肌間紅色隱起若血漬焉孤幹千尺杪焉無風
自濤人莫敢犯也登封縣西北二十餘里有漢
封三栢栢大者圍以七人次五人又次三人咸
以將軍稱之從漢封也一柯一葉人莫敢翦伐
犯之則禍病立至故自漢迄今猶存朱祁川兵
部為余說

永昌兵憲李公樂辰州盧溪縣人予仕南滇最
承莫逆之雅公精于理學兼明釋氏凡釋典中
有可相通者往往拈出以相發明予受其益弘

多間嘗問曰釋迦何為不娶公曰彼駕言是佛
投胎以惑人天下之披剃者未必人人盡能投
胎而天下之人亦未必皆投胎所生其言謬悠
不足信其不娶亦緣力量淺予每莊誦其言以
為逃禪者告予邑同年諸君邦正多才多藝人
也晚歸林泉酷好釋氏予嘗以聖學正之君曰
彼教精微未易窺測別去一年復會予因問曰
來禪學何如君曰偏枯閃忽總是愚人極其所
至盡空諸有虛蕩其心亦只自了一身無益于

人家國予出近日所作士人溺佛三說示之君
曰吾非不知此第世皆崇好聊復隨俗為之以
冀增壽算耳予曰釋迦若何不娶君曰亦是為
照管不來予笑曰兄之學進矣

二氏於功名富貴榮盛紛華之事凡世人所豔
慕者直奔之如敝屣輕之如草芥而獨于生死
之際未能灑灑釋脫于是或澄練以求出神或
棲泊以求出世觀其言曰死生亦大矣則其志
可知也然老氏之求出神不過欲求長生而已

而不及乎其他故其言曰莫與人間度子孫是也至于釋氏之寂滅玄澹棲泊以求出世其微意所在迺專欲托生他所希異日為侯王以享壽考富貴此則投胎之說也先君子有言求出世而未能忘世其心似公而實私矣且夫所謂投胎者由漢明帝以來學佛者未必人人能之而萬古之天下亦未必人人盡投胎而生也脫有之則辛勤一生遺此苗裔况投胎之後此身雖云示寂亦已死矣亦何異于吾人之身已

逝而留子若孫于天地間邪然由彼之術則逆而難由吾人之道則順而易故聖人之設教為其順不為其逆為其易不為其難

唐懿宗奉佛飯僧李蔚諫曰陛下自續帝圖克崇佛事正當脩外未甚得中臣畧採本朝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木像狄仁傑諫曰夫寶鏡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

乎三流無復立嶺騰烟列系盈衛無採危亡之
禍緇衣蔽路豈益勤王之師中宗時公主外戚
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國
澄最賢無益于後趙羅什多藝不救于姚秦何
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
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即是佛身睿宗造
寺辛替不諫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常
體道以濟物不利己而害人每去己以全真不
害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

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
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佛書曰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滅雕
琢之費以贈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
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遺
賔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
唐虞之德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
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
子之功業臣實痛之臣觀仁傑上公也姚崇賢

相也替否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予愛其言遂錄于簡佛出西胡言語不通華人為之翻譯編次其文目之為經世所云經說性理大抵多晉人文章也傳奕謂佛入中國熾兒丐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是也

石勒僭位尊寵佛圖澄莫與為比百姓因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著作郎王度奏曰佛西國之神非中華所應祠

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
奉其神漢人皆不許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
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
其百辟卿士遠衆隸亦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
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
度所奏勒以已出自邊戎佛是戎神所應兼奉
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余謂著作之
疏正矣夫勒戎也佛戎神也以戎祀戎俗也今
非其俗而亦祀之何邪

慈雲僧姓袁名道益州人也居大慈寺時有僧
惠明告師曰欲別造佛殿若得師一言則工易
成師曰吾非造惡人汝何故遣為此事明曰造
藏福善之大師何故有此言答曰佛求汝乎汝
自欲造之乎佛無故求于汝汝自欲造之也今
之佛宮凌雲之閣萬木之殿碧瓦鱗鱗軒牖金
粉雖王公之居不能敵此也子之身一席之地
及幾今市里蓬蒿之間民無立錫之地或稅居
或茅屋僅足以庇身子欲天下之財盡歸汝乎

明曰彼自樂施耳師曰安得樂施汝虛言天堂以喜人妄起地獄以懼人施財則獲福背意則陷罪是汝脇而取之也以教言與汝有所福不與汝有何罪報之乎明曰佛言喜捨何也師曰吾乃空門也不耕不耨無所自養第默行善道彼見而樂予此所謂喜捨也施不求報不祈福自然之施容可強耶寺僧有煉指者師曰汝何故自傷父母之遺體僧言火指供佛當獲無上報師曰佛言割截肢體以人有本根六惡之情

肢體尚可截而豈不能斷彼哉此佛之善喻至
于古有然燈佛乃熒心燈耳心自明可以照無
明余以慈雲能發正言以祛其徒末流之弊可
謂出乎類者故錄之以為逃禪者戒焉

或問神仙有諸曰廣成羨門洪崖赤松之名吾
聞之素矣然未覩其人也夫仙者稟受既靈冲
養孔畜葆和履久與衆自殊故風前之燭易銷
灰中之火難熄然未有不銷不熄特比之尋常
易銷易熄者為差緩耳廣成羨門今果安在哉

或稱其後天地而恒存誤也予竊儼仙之壽皆由于稟受乎嘗見三老人一姓劉蘇州衛戎籍吳江人也予遇之郡城邸舍年一百四歲扣其服食之術則曰吾何知第蚤年不斷喪耳吾猶能每日至吳江步行往返不倦也又三歲而終邑有張老舟子也自言五娶婦矣年九十餘日操舟往來東倉多步行所得僅給衣食一百五歲而終隣人金叟年十六患瘵治不愈一旦請浴父母不許叟曰兒得浴雖死無憾叟既偃仰

盤中屢呼熱水沃之熱氣如蒸且求笠覆焉父
母意其必死皆許之踰二時乃起舊疾隨瘥嗣
後每夜必浴逮老不廢寧不得食不可一夕無
浴浴罷必立簷間俟涼冷乃寢祁寒雨雪亦然
而竟無他疾此則理之所未喻者叟素奉道志
行孔虔嘗舉其子若孫于家誦經故知之特
詳九十九歲無疾而終聖閉關之善人也予觀
三人者皆志於道而食味澹薄生理勤勞戶
樞流水雖有壽之用是知神仙之壽不獨導引

之靈異致之也若曰永永能存
則生人之

孔氏大德云麤齒骨極堅雖用刀斧槌鍛鐵皆
碎若人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誑
世俗

孔穎達疏云月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
闇余以為不然夫日陽也陽道常盈故其體恒
圓其光恒滿月陰也陰道常乏故其體有虧有
盈由虧而盈由盈而虧升沉于天地之間消長

于晦朔之候此其道之自然月固不得而並諸日也今云日照處則明夫日入地中則其光亦隨之而入矣日之光又從何處透之而照乎月耶又云日不照處則暗夫四方上下天地亦大矣更有何物大于天地隔蔽于中間而使之不照耶乃於其朔後三日漸漸推出而使至于明又于月之既望也復漸漸蔽隔而使至于暗耶其說起于京房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殊不知月自有光初無假借于日

特魄有生死則其體有虧盈而光有明暗耳孔氏之誤皆京房啓之也

朱子云月體常圓無缺但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信如其說則晦之時三日與朔之後三日日閃在何處而不照月耶至初二三又止照得西邊而東北三方乃不能照耶其言勝于沈括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

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朱子復申之曰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夫人身在天地間亦甚藐矣月自有盈虧故所見有盈虧耳豈因其立之有偏正而月光隨之以為盈虧耶故曰朱子之疑由沈括導之也

經云旁死魄又云載生魄則月魄之有生死亦甚晰矣故月自既望而其魄以漸而虧至于晦

之前後三日則其魄盡虧而死迨朔之第三日則魄漸始生而迤邐以至於望則其魄既完而其光亦滿此天地間至明至簡之理何必隨時俯仰跟人說話耶

王普曰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凌虛倒景傍日月而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此豎儒無稽之言可伸一嘆不足辯也

或問月中有影果何物也曰子以為蟾蜍乎兔

平桂樹乎嘗非也好事者漫立是名以為藻績
篇童之資耳然則大地山河之影淮南子有是
言也其信然乎曰天地間懸象著明者惟日月
為大日為太陽畫輪郭之中皆陽氣充溢故虛
明空洞絕無纖凝月為太陰之精其陰氣所湊
泊自然消融未盡而或微有凝滯月中黑影之
交加皆積陰之查滓也假令大地山河之影映
入月中月已受之矣何獨大地山河之影不映
入于日中日又何為棄之而不收耶

易曰日入地中夫既曰日入地中則其光亦隨之而俱入于地矣安得而有餘光留于地上而月星借之以為暉曜乎今日光常留地上則萬古有晝無夜矣是亦不足為奇也蓋虧星有巨眇其光不同而體質之中光耀自具不必假借乎彼以益乎此也其云及至近反失其光亦非也蓋月星皆陰類也皎日既出太陽一升則群陰自伏理自然耳故晝陽也陽必明夜陰也陰必暗而日與月星特經緯乎天地之中以佐成陰陽

之候耳

袁復翁云日食必于月朔而有前後之異者曆
官失之也何休所謂日食之遲疾象君政之強
弱者豈其然乎按西漢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
三十六先晦一日三東漢日食七十二朔三十
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唐日食九十三朔九十
一晦二即此而推日不食朔而失之前後者西
漢過倍東漢過半至唐則僅見其二蓋古者曆
法尚疎至後世則曆法益密而無此失矣若以

君政強弱言之。弱于唐哉。凡食不應斃而失之前後者皆司曆置月小大之差耳。其言是也。故錄之。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物也。必有極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也。楚南公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楚南公不能對。予代為對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聖人有

所不知焉其所不知也非不能知也亦必知也
今夫天包乎水者也今夫水承夫地者也水也
地也其浮其載于太空之中太空皆氣也是故
天有極乎不必知也天無極乎不必知也不必
知而堅求知之惑也縱知之亦無益也何也無
益于我也無益于天下國家也聖人者將以導
民非以罔民其所知者皆其切于我者也皆其
切于天下國家者也有益而非無益也今天心
知不知皆真體也聖人之心湛然虛明惟安所

止而已未嘗于其所不知而求知也所不必知
者而求必知之太虛之中添一障矣子何硜哉
虞夏人也甚哉子之蒙也

聚伯宣浙江潮候說其畧曰浙江之口有兩山
焉南曰龕山北曰赭山並峙于江海之會謂之
海門下有沙渾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巖然
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奔流東
道凝沙渾田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
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故為

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朏魄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在日為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

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木河漢
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
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
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
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
斯天地之至信幽贊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
或曰如張伯宣之論則氣有升降而地之浮沉
以之地有浮沉而海之潮汐因之緣是以推而
知潮汐生長之期必無晷刻之舛矣然以質諸

所聞東萊膠西水行相去千里許耳然萊北潮
上即膠西潮下膠西潮上即萊北潮下何哉若
是乎其不同也又嘗訪諸楫師矣海上之潮致
其所至之時膠萊與江浙既殊江浙與交廣尤
異潮之有信果誣也邪余曰是不難知也子獨
不聞潮之行也孰運之乎氣運之也氣惟其神
也吾固知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今以道里
計之由膠萊以漸交廣南北相距萬里而遙以
余觀天濤之飛也凌空乘飈來至飄忽若鵬翻

鯨突雲朋霖傾耳不留聰目不黏睫速則速矣然豈能一呼噓之間紛馳交至而遂放乎四海一如其期而不爽邪故知道迂則行亦闕壑大則浮彌遲其勢然也而又何惑焉或曰潮行于地猶日月之行于天吾獨喜云日月之遷度萬古不愆其常此日月之道所以為貞明也何潮汐所行之地有至有不至邪曰天地間氣一而已非有擇也惟彼日月獨以虛明之體會乎玄朗之辰不歆不傾惟福所施惟慶之中非有

馬以約之毆之而萬古猶斯履躔次如繩墨清
通往來孰測其朕也乃若潮汐雖云地載神氣
挾之以行而萬里所趨四澤灌注吾見其流而
不盈終歸有迹故不能不隨川谷之勢以為淹
速之常此在天在地成象成形之別也

涇林雜紀卷一